

皇朝文鑑

二三

皇朝文鑑卷第七十九

記

王沂公祠堂記

劉

敞

東平樂郊池亭記

劉

敞

先秦古器記

劉

敞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

休復

萬安渡石橋記

蔡

襄

諫院題名記

司馬

光

獨樂園記

司馬

光

信州興造記

王

安石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

安石

桂州新城記

王

安石

張尚書畫像記

蘇

洵

木山記

蘇

洵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

伯玉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

鞏

仙都觀三門記

曾

鞏

王沂公祠堂記

劉

敞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
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

尊親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與譚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養老長幼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爲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爲魯人建學繇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

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於道者非
耶沂公薨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僉
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
聞之因即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
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脩若干崇若干凡
皆錢公之素也甘棠之詩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亦諸
侯之正風哉叙其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
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郅隆孰相其成周公
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尚父遜厥碩膚惠于齊魯維
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

靡則靡定既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
師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敷詩書翼翼
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
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
似之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我作此堂以告無斁

東平樂郊池亭記

劉敞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鍾鼓之好池臺
鳥獸魚鼈之樂然後乃能爲國非以虞意崇不急
也以合士大夫交賓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
樞車鄰駟鐵有駟之詩是已不然則陂陂者墨術

也不侈於禮樂不暉於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於今爲重其地千里其四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厚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本其俗習於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馴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鄆故有負城之園其廢蓋久士大夫無所於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於觀吏民無所於樂殆失車鄰駟鐵有馱之美而況於蟋蟀山樞之陋敞以謂非敦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鑿

之增之擴之營之闢之有堂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
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獻池曰芹藻榭
曰博野塢曰梧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
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於禮或因於事或
寓於物或諭於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以
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栝槐栢榆柳李
梅桃梨棗栗栲栳石榴林檎木瓜櫻桃蒲萄太山
之竹汶丘之篠嶧陽之梧雍門之萩蒲圃之檟孔
林之楷香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
芙蓉凌芡蘭菊荇茆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
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
請以此謝

先秦古器記

劉 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
爲古學者莫能盡通以它書參之廼十得五六就
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
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
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允之戈和之
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爲寶非賴其用也亦古上

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
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
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
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廼
爲能盡之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 休復

王在在浚澶爲北門重郭言言洪河渾渾矗爲巨
防扼爲要津堤繇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
戎軒翠華朝臨虜騎宵奔講言終驩行李便蕃賓

客供給禮莫重焉總是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朝廷殿取多課亦以此二者爲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悉萃于縣道則爲令者又加難焉以是一切趨辦而不遑其他唯吾從叔仲達爲能推行而優爲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寢密監司操持羣下不得動搖吏亦便文諉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克自振官寺陰頓寢堂聽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搖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爲邑宰於斯且暮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城縣來入亟請於上

取其故解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聽事下至
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干間垣墉旣茨凡若干工
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爲過在下
者不以爲煩程功即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
不徒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踵此
位登此堂者有以知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勿
壞

萬安渡石橋記

蔡襄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
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系趾于淵醺水爲四十

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襄爲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諫院題名記

司馬 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

當忘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
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閒相去
何遠哉天禧初 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
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
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
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司馬 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
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
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

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
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蒲
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
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
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至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
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
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
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爲二渠繞
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
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

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
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
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
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艸藥辨其名物而揭
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其杪交相掩以
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
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爲六欄芍
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
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
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

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輶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
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
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
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
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
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
高縱目逍遙相羊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
行無所牽止無所梃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踽踽焉
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閒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
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